

教育部中華書局編纂委員會主編

李

德

儀

等

校

註

資治通鑑今註
(十二)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新學社
PDG

11.34/125
1479200

中華叢書

資治通鑑今註

(十二)

卷二百二十一至卷二百三十六

唐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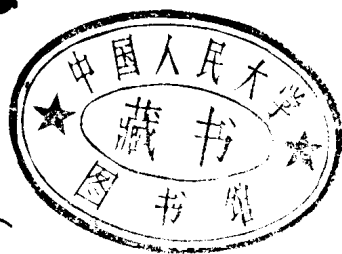
李夏

宗德

侗儀

等校註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RD16/21

資治通鑑今註第十二冊目錄

卷第二百二十一	唐紀三十七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宜孝皇帝下之上……………	一
卷第二百二十二	唐紀三十八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宜孝皇帝下之下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上之上……………	四一
卷第二百二十三	唐紀三十九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上之下……………	八七
卷第二百二十四	唐紀四十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中之上……………	一四一
卷第二百二十五	唐紀四十一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中之下……………	一九五
卷第二百二十六	唐紀四十二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下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 一……………	二四七
卷第二百二十七	唐紀四十三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 二……………	二九三
卷第二百二十八	唐紀四十四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 三……………	三三七
卷第二百二十九	唐紀四十五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 四……………	三八一
卷第二百三十	唐紀四十六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 五……………	四二三
卷第二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七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 六……………	四六一
卷第二百三十二	唐紀四十八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 七……………	五〇三
卷第二百三十三	唐紀四十九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 八……………	五四九
卷第二百三十四	唐紀五十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 九……………	五九〇

卷第二百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	十	六四三
卷第二百三十六	唐紀五十二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	十一	六八九

資治通鑑今註卷第二百二十一

司馬光編集
嚴耕望註

唐紀三十七 起署難大淵獻，盡上章困敦，凡二年。（己亥至庚子，西元七五九年至七六〇年。）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下之上

乾元二年 西元七五九年

（一）春，正月，己巳朔，史思明築壇於魏州城北，自稱大聖燕王，以周摯爲行軍司馬。
〔考異〕曰：「河洛春秋作周萬至，邪志作周至，舊傳作周實，今從實錄。」 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鄴城必拔矣。慶緒已死，彼則無辭以用其衆也。」魚朝恩以爲不可，乃止。

（二）戊寅，上祀九宮貴神，用王珣之言也。乙卯，耕藉田。

（三）鎮西節度使李嗣業攻鄴城，爲流矢所中，丙申薨。兵馬使荔非元禮代將其衆。初，嗣業表段秀實爲懷州長史，知留後事，時諸軍屯戍日久，財竭糧盡，秀實獨運芻粟，募兵市馬，以奉鎮西行營，相繼於道。

（四）二月，壬子，月食，既。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曰輔聖。
〔考異〕曰：「舊紀作上以翊聖，今從實錄。」

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七)，豈足爲灋^(八)。」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橫於禁中，干豫政事，請託無窮，上頗不悅，而無如之何。

(五) 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築壘再重，穿塹三重，壅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構棧而居^(九)，自冬涉春，安慶緒堅守以待。史思明食盡，一鼠直錢四千，淘牆麩及馬矢以食馬^(一〇)，人皆以爲克在朝夕，而諸軍既無統帥，進退無所稟^(一一)，城中人欲降者，礙水深不得出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乃自魏州引兵趣鄴，使諸將去城各五十里爲營，每營擊鼓三百面遙脅之，又每營選精騎五百，日於城下抄掠，官軍出，卽散歸其營，諸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樵采甚艱，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時天下饑饉，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一二)，舟車相繼。思明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一三)運者，責其稽緩，妄殺戮人，運者駭懼，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邏捕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人思自潰。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官軍與之刻日決戰。三月，壬申，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一四)，思明自將精兵五萬敵之，諸軍望之以爲遊軍，未介意，思明直前奮擊，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炅先與之戰，殺

傷相半，魯炅中流矢，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相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二)，弃甲仗輜重，委積於路。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三)，保東京，戰馬萬匹，惟存三千，甲仗十萬，遺弃殆盡，東京士民驚駭，散奔山谷，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等官吏南奔襄鄧，諸節度各潰歸本鎮，士卒所過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惟李光弼、王思禮整勒部伍，全軍以歸。〔考異〕曰：「〔郊志〕曰，前兵馬使吳思禮曰，思明果反，蓋蕃將也，安肯盡節於國家。因目左武鋒使僕固懷恩，懷恩色變，陰恨之。三月六日，史思明輕兵抵相州，郭公率諸軍禦之，戰于萬金驛，賊分馬軍並進而西，郭公使僕固懷恩以蕃渾馬軍邀擊，破之，還遇吳思禮於陣，射殺之。呼曰，吳思禮陣沒。其夕，收軍，郭公疑懷恩爲變，遂脫身先去，諸軍相繼潰于城下。』今從實錄。」子儀至河陽，將謀城守，師人相驚，又奔缺門^(四)，諸將繼至，衆及數萬，議捐東京，退保蒲陝。都虞候^(五)張用濟曰：

「蒲陝荐飢^(六)，不如守河陽。賊至併力拒之。」子儀從之。使都遊弈使靈武韓遊瓌將五百騎前趣河陽，用濟以步卒五千繼之，周摯引兵爭河陽，後至不得入，而去用濟，役所部兵築南北兩城而守之^(七)。段秀實帥將士妻子及公私輜重，自野戍度河，待命於河清^(八)之南岸，荔非元禮至而軍焉。諸將各上表請罪^(九)，上皆不問，惟削崔圓階封^(一〇)，貶蘇震爲濟王府長史，削銀青階^(一一)。史思明審知官軍潰去，自沙河^(一二)收整士衆，還屯鄴城南，安慶緒收子儀^(一三)等營中糧，得六七萬石，與孫孝哲、崔乾祐謀閉門

更拒思明，諸將曰：「今日豈可復背史王乎？」思明不與慶緒相聞，又不南追官軍，但日於軍中饗士。張通儒、高尙等言於慶緒曰：「史王遠來，臣等皆應迎謝」。慶緒曰：「任公覽^(三)往。」思明見之，涕泣厚禮而歸之，經三日慶緒不至，思明密召安太清令誘之，慶緒寤，不知所爲，乃遣太清上表稱臣於思明，請待解甲入城，奉上璽綬。思明省表曰：「何至如此。」因出表徧示將士^(元)，咸稱萬歲，乃手疏^(元)慶緒而不稱臣，且曰：「願爲兄弟之國，更作藩籬之援，鼎足而立，猶或庶幾，北面之禮，固不敢受。」并封表還之。慶緒大悅，因請歃血同盟，思明許之。慶緒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令軍士擐甲執兵以待之，引慶緒及諸弟入至庭下，慶緒再拜稽首曰：「臣不克荷負，弃失兩都，久陷重圍，不意大王以太上皇^(三)之故，遠垂救援，使臣應死復生，摩頂至踵，無以報德。」思明忽震怒曰：「弃失兩都亦何足言，爾爲人子殺父奪其位，天地所不容，吾爲太上皇討賊，豈受爾佞媚乎？」卽命左右牽出，并其四弟及高尙、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張通儒、李庭望等悉授以官，思明勒兵入鄴城，收其士馬，以府庫賞將士。慶緒先所有州縣及兵，皆歸於思明，遣安太清將兵五千取懷州，因留鎮之。思明欲遂西略，慮根本未固，乃留其子朝義守相州，引兵還范陽。

(六) 甲申，回紇骨啜特勒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奔還西京，上宴之於紫宸殿_(三)，賞賜有差，庚寅，骨啜特勒等辭還行營。

(七) 辛卯，以荔非元禮爲懷州刺史，權知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元禮復以段秀實爲節度判官。

(八) 甲午，以兵部侍郎呂譔同平章事，乙未，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苗晉卿爲太子太傅，王珣爲刑部尙書，皆罷政事。以京兆尹李峴行吏部尙書，中書舍人兼禮部侍郎李揆爲中書侍郎，及戶部侍郎第五琦並同平章事，上於峴恩意尤厚，峴亦以經濟爲己任，軍國大事，多獨決於峴。於是京師多盜，李輔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以備巡邏。李揆上疏曰：「昔西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遂安劉氏，皇朝置南北牙，文武區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_(三)，忽有非常之變，將何以制之？」乃止。

(九) 丙申，以郭子儀爲東畿山東河東諸道元帥_(三)，權知東京留守，以河西節度使來瑱行陝州刺史，充陝虢華州節度_(三)使。

(十) 夏、四月，庚子，澤潞節度使王思禮破史思明將楊旻於潞城_(三)東。

(十一) 太子詹事李輔國自上在靈武，判元帥行軍司馬事，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四方

文奏，寶印符契，晨夕軍號，一以委之。及還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內宅^(一)，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非時奏事，皆因輔國關白承旨^(二)，常於銀臺門^(三)決天下事，事無大小，輔國口爲制敕，寫付外施行，事畢聞奏。又置祭事數十人，潛令於人閒聽察細事，卽行推按，有所追索，諸司無敢拒者，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追詣銀臺，一時縱之。三司府縣^(四)鞠獄，皆先詣輔國，咨稟輕重，隨意稱制敕行之，莫敢違者，宦官不敢斥其官，皆謂之五郎。李揆山東甲族^(五)，見輔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六)。及李峴爲相，於上前叩頭論制敕皆應由中書出，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寤，賞其正直。輔國所行事，多所變更，罷其祭事，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七)，上不許。壬寅，制^(八)：「比緣軍國務殷，或宣口敕^(九)處分，諸色取索及杖配囚徒，自今一切並停，如非正宣^(一〇)，並不得行。中外諸務，各歸有司^(一一)。英武軍虞候及六軍諸使諸司^(一二)等，比來或因論競，懸自追攝^(一三)，自今一切須經臺府^(一四)，如所由^(一五)處斷不平，聽具狀奏聞。諸律令除十惡殺人，姦盜造僞外，餘煩冗一切刪除，仍委中書門下與濫官詳定聞奏。」輔國由是忌峴。

〔考異〕曰：「實錄李峴傳曰，『時李輔國專典禁中兵權，詔旨或不由中書而出，峴切陳其狀，肅宗甚嘉之，卽日下詔，如峴奏。由是挫輔國威權，輔國頗忌之。』蓋卽此詔也。」

(十二) 甲辰，置鄭陳亳節度使^(三)，以鄧州刺史魯炆爲之，以徐州刺史尙衡爲青密等七州節度使^(三)，以興平軍節度使李奐兼豫許汝三州節度使^(三)，仍各於境上守捉防禦。九節度之潰於相州也，魯炆所部兵剽掠尤甚，聞郭子儀退屯河上，李光弼還太原，炆慙懼，飲藥而死。

(十三) 史思明自稱大燕皇帝，改元順天，

〔考異〕作應天皇帝，注曰：「河洛春秋曰，『上元三年春一月，思明懷西侵之謀，慮北地之變，乃令男朝義留守

相城，自領士馬歸范陽，因僭號後燕，改元順天元年。』按實錄，此年正月一日，思明稱燕王，立年號。實錄舊傳皆不載所改年名，紀年通譜，此年即思明順天元年。柳璨正閏位曆，思明有順天應天二號。按前門紀亂，『思明既殺烏承恩，不稱國家正朔，亦不受慶緒指麾，境內但稱某月而已。乾元二年、四月、癸酉，思明僭位於范陽，建元順天，國號大燕，立妻辛氏爲皇后，次子朝義爲皇太子，長子朝義爲懷王。六月，於開元寺造塔，改寺名爲順天。上元二年、正月、癸卯，思明大赦，改元應天。』實錄云正月立年號，河洛春秋云上元三年，僭號，前門紀亂云立朝義爲太子。按思明欲立少子爲太子，左右泄其謀，故朝義弑之。紀亂云於時已立爲太子，誤也。按長曆，四月丁酉朔，無癸酉。』立其妻辛氏爲皇后，子朝義爲懷王，以周摯爲相，李歸仁爲將，改范陽爲燕京

^(四)，諸州爲郡。

(十四) 戊申，以鴻臚卿^(五)李抱玉爲鄭陳穎亳節度使，抱玉、安興貴^(六)之後也，爲李光弼裨將，屢有戰功，自陳恥與安祿山同姓，故賜姓李氏。

(十五) 回紇毗伽闕可汗卒，長子葉護先遇殺，國人立其少子，是爲登里可汗。回紇欲以寧國公主爲殉，公主曰：「回紇慕中國之俗，故娶中國女爲婦，若欲從其本俗，何必

結昏萬里之外邪？」然亦爲之發面而哭（七〇）。

（十六）鳳翔馬坊押官（六一）爲劫，天興（六二）尉謝夷甫捕殺之。其妻訟冤，李輔國素出飛龍廐（六三），敕監察御史孫鑒鞠之，無冤。又使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獻鞠之（六四），與鑒同。妻猶不服，又使侍御史太平（六五）毛若虛鞠之，若虛傾巧士，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六六），欲劾奏之。若虛先自歸於上，上匿若虛於簾下，伯陽尋至，言若虛附會中人，鞠獄不直。上怒，叱出之，伯陽貶高要（六七）尉，獻貶桂陽尉，曄與鳳翔尹嚴向皆貶嶺下尉（六八），鑒除名，長流播州（六九）。吏部尙書同平章事李峴奏伯陽等無罪，責之太重，上以爲朋黨，五月，辛巳，貶峴蜀州（七〇）刺史。

〔考異〕曰：「代宗實錄云，『屬有盜發鳳翔管在北軍者，詔遣御史訊鞠，盜已伏罪，李輔國執奏重覆，殿中侍御史毛若虛奏覆，與輔國協。肅宗大怒，下三司推鞠之。峴以若虛不直，陳於上前，及三司覆奏，與峴理協。肅宗以爲朋黨，會同列李揆希旨，遂貶峴爲通州刺史，三司大臣皆貶官。』今從肅宗實錄、舊紀傳。」右散騎常侍（七一）韓擇木入對，上謂之曰：「李峴欲專權，今貶蜀州，朕自覺用濫太寬。」對曰：「李峴言直非專權，陛下寬之，祇益聖德耳。」若虛尋除御史中丞，威振朝廷。

（十七）壬午，以滑濮節度使許叔冀爲汴州刺史，充滑汴等七州節度使（七二），以試汝州刺史劉展爲滑州刺史，充副使。

(十八) 六月，丁巳，分朔方置邠寧等九州節度使。(8)

(十九) 觀軍容使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秋、七月，上召子儀還京師，

以李光弼代爲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

〔考異〕曰：『鄒志曰，『四月，肅宗使丞相張公綽東都慰勉諸軍，郭公陳饌於軍，張公不坐而去，軍中不悅，朋肆流議。居十日，

有中使追郭公。』汾陽家傳曰，『六月，公朝于京師，三讓元帥，上許之，乃詔李光弼代公爲副。』段公別傳曰，『五月，李光弼代子儀爲副元帥，守東都。』今因實錄七月除趙王係爲元帥，并言之。』

士卒涕泣

，遮中使請留子儀。儀給之曰：「我餞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願得親王

爲之副。辛巳，以趙王係爲天下兵馬元帥，光弼副之，

〔考異〕曰：『舊傳』思明縱兵河南，加光弼大尉兼中書令，代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兵馬

副元帥，以東師委之。』新傳云，『帝貸諸將罪，以光弼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知諸道節度行營事，又代子儀爲朔方節度使，未幾，爲天下兵馬副元帥。』按實錄，光弼加太尉中書令，在上元元年，破史思明後爲幽州都督，在此年八月。其代子儀節制朔方，實錄無月日，制辭云，『仍以光弼知諸節度行營，光弼以河東騎五百馳

宜副出車之命，仍踐分麾之寵。』蓋只在此時耳。』

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方

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左廂兵馬使張用濟屯河陽，光弼以檄召之。用濟曰：

「朔方非叛軍也，乘夜而入，何見疑之甚邪？」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弼，請

子儀。命其士皆被甲上馬，銜枚以待，都知兵馬使僕固懷恩曰：「鄴城之潰，郭公先去

，朝廷責帥，故罷其兵柄，今逐李公，而疆請之(七)，違拒朝命，是反也，其可乎？」

右武鋒使康元寶曰：「君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郭公諷君爲之，是破其家也，郭公百口

何負於君乎？」用濟乃止。光弼以數千騎東出汜水^(三)，用濟單騎來謁，光弼責用濟石不時^(三)至，斬之，命部將辛京杲代領其衆。〔考異〕曰：「舊傳曰，『用濟承子儀之寬，懼光弼之令，與諸將頗有異議，欲逗留其衆，光弼以數千騎，出次汜水縣，用濟單騎迎謁，即斬於轅門，諸將懾伏。以辛京杲代之，復追都兵馬使僕固懷恩，懷恩懼，先期而至。』」

〔張用濟在河陽，聞之，曰：「朔方軍非叛人也，何見疑之甚！欲率精騎突入東都，逐李公，請郭公。李公知之，遂留東都，表請濟師于河陽。冬，十月，思明引家渡河，李公曰：『思明渡河，必圖洛城，我當守武牢關，揚兵於廣武，以待之。』遂引兵東出，師汜水縣，檄追河陽諸將，用濟後至，李公數其罪而戮之，以辛京杲代領其職。明日，引軍入河陽。』按實錄，此月光弼爲副元帥，九月始移軍河陽耳。」僕固懷恩繼至，光弼引坐與語，須臾闢者曰：「蕃渾^(四)五百騎至矣。」光弼變色，懷恩走出，召麾下將，陽責之^(五)曰：「語汝勿來，何得固違？」光弼曰：「士卒隨將，亦復何罪。」命給牛酒^(六)。

^(二十)丁亥，以^(七)潞沁節度使^(八)王思禮兼太原尹，充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初、潼關之敗^(九)，思禮馬中矢而斃，有騎卒盤屋^(一〇)張光晟下馬授之，問其姓名，不告而去，思禮陰識其狀貌，求之不獲，及至河東，或譖代州^(一一)刺史河西^(一二)辛雲京，思禮怒之，雲京懼，不知所出，光晟時在雲京麾下，曰：「光晟嘗有德於王公，從來不敢言者，恥以此取賞耳，今使君有急，光晟請往見，王公必爲使君解之。」雲京喜，即^(一三)遣之。光晟謁思禮，未及言，思禮識之，曰：「噫！子非吾故人乎？何相見之晚邪

？」光晟以實告，思禮大喜，執其手流涕曰：「吾之有今日，皆子力也，吾求子久矣。」引與同榻坐，約爲兄弟。光晟因從容言雲京之寃。思禮曰：「雲京過亦不細，今日特爲故人捨之。」卽日擢光晟爲兵馬使，贈金帛田宅甚厚^(合)。辛卯，以朔方節度副使殿中監僕固懷恩兼太常卿^(合)，進爵大寧郡王，懷恩從郭子儀爲前鋒，勇冠三軍，前後戰功居多，故賞之。

(二十一) 八月，乙巳，襄州將康楚元、張嘉延據州作亂，刺史王政奔荆楚，元自稱南楚霸王。

(二十二) 回紇以寧國公主無子聽歸，丙辰，至京師^(合)。

(二十三) 戊午，上使將軍曹日昇往襄州，慰喻康楚元。貶王政爲饒州^(合)長史，以司農少卿張光奇爲襄州刺史，楚元不從。

(二十四) 壬戌，以李光弼爲幽州長史、河北節度等使。

(二十五) 九月，甲午，張嘉延襲破荊州，荆南節度使杜鴻漸弃城走，澧朗郢峽歸等州官吏聞之，爭潛竄山谷。

(二十六) 戊辰，更令絳州鑄乾元重寶大錢^(合)，加以重輪，一當五十，在京百官先以

軍旅皆無俸祿，宜以新錢給其冬料（九）。

（二十七）丁亥，以太子少保崔光遠爲荆襄招討使，充山南東道處置兵馬都使，以陳穎毫申節度使王仲昇爲申沔等五州節度使（色），知淮南西道行軍兵馬。

（二十八）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陽，命諸郡太守各將兵三千從己向河南，分爲四道，使其將令狐彰將兵五千，自黎陽濟河取滑州（九），思明自濮陽（色），史朝義（色）自白皋，周摯自胡良濟河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河上諸營，聞之，還入汴州，謂汴滑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光弼還東京，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與濮州刺史董秦及其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降之（色）。思明以叔冀爲中書令，與其將李詳守汴州，厚待董秦，收其妻子，置長蘆（色）爲質。使其將南德信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數十人徇江淮，神功、南宮（色）人也，思明以爲平盧兵馬使，頃之，神功襲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神功將其衆來降。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衆徐行，至洛陽，謂留守韋陟曰：「賊乘勝而來，利在按兵，不利速戰，洛城不可守，於公計何如？」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據險以挫其銳。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

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九）。夫辨朝廷之禮，光弼不如公，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侍中（九）柰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嶧嶺、龍門（九）皆應置兵，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留守韋陟使帥東京官屬西入關（一〇），牒（一一）河南尹李若幽使帥吏民出城避賊，空其城，光弼帥軍士運油鐵諸物詣河陽爲守備，光弼以五百騎殿。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一二），諸將請曰：「今自洛城而北乎？當石橋而進乎？」光弼曰：「當石橋而進。」及日暮，光弼秉炬徐行，部曲堅重，賊引兵躡之（一三），不敢逼，光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考異〕曰：「實錄，『光弼謂韋陟曰，洛城無糧，不可守。』

〔按河陽糧纔支十日，亦非糧多也，今不取。〕庚寅，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畏光弼掎其後，不敢入宮，退屯白馬寺（一四），南築月城（一五）於河陽南，以拒光弼。於是鄭滑等州，相繼陷沒，韋陟李若幽皆寓治於陝。

（二十九）冬、十月，丁酉，下制親征史思明，羣臣上表諫乃止。

（三十）史思明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詣城下挑戰，龍仙恃勇，舉右足加馬鬣上，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